

他看你的眼神

我颤声说：「怪不得我一直在找伤兵营找不到，他们根本就没有，轻伤的不用治，重伤的就去死，怪不得我们打不过他们，人怎么打过畜生！」

夏挽拉着我的手，轻声的劝我，他的小手在北风中，已经皲裂的不像话了，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：「可是他们怎么敢让你做这样的事，你还这么小，你是南胥的太子.....他们怎么敢？」

夏挽的声音比我想象的冷静得多：「姑姑，北乾人的想法和咱们不一样，他们认为，人重伤之后就会被恶鬼附身，会给军营带来灾祸，所以要早日魂归天际，才好重新归来做北乾勇士，至于我，现在这样的境况下，我要比大人还要勇敢上百倍，我才能活下去，才能保护你啊。」

冬日的寒风暴虐的吹过我们，他那么瘦弱，却沉静从容，如同风中弯了腰却摧不折的芦苇。

他其实一直比我坚韧成熟的多。

这时候，断断续续的歌声又传过来。

「.....

天时怱兮威灵怒，严杀尽兮弃原野。

.....

带长剑兮挟秦弓，首身离兮心不怨」

这次的声音更加粗犷豪迈，却带着一种哭腔。

「你听到吗？有人在唱《国殇》！是真的有人在唱！」我一把拉住他，夏挽点点头，四下看了看，对我比一个「嘘」的手势。

「是俘虏。」他说：「但不知道他们关在哪里」。

我呆了一下，北乾人务实已经到了一种让人发指的地步，能让他们花费人力物力去关押的人，一定不是普通人。

突然远处有士兵朝我喊：「溪姑娘吗？你怎么跑这来了？」

「姑姑，你该回去了，不用担心我。」夏挽对我说。

「等等，你告诉我，那天你是怎么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的？」

「猜的。」

「不可能.....」

他笑了一下：「其实不难，人的眼神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，你当时那么惊惶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说了谎，若不是姑姑，也只能是长姐，我哭起来的时候。那个将军不耐烦却没有杀机，我想，姑姑应该是伪造一个身份让他觉得有用，盐铁、香料、还是航运道路？我猜应该是某种工艺，这会让我们活得久一点，

应该是冶金、纺织、制瓷.....你说不可在外随意透露家里的生意，私下铸造违法的手工业，他们又刚打完瓷业重地林北，那么就应该是制瓷了。」

我呆呆的看着他，道：「你真的很聪明，你，你原来在宫里，也这么察言观色吗？」

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笑着道：「其实没你想得那么凶险，那个将军看你的眼神告诉我，他从头到尾，就没想过要杀你。」

这时候士兵已经走到了我们附近，道：「溪姑娘，格鲁送人是不能看的，你快随我回去吧。」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们对我的态度恭敬了许多。

我努力微笑了一下，心乱如麻，千言万语却都什么都不能说，最后只能说了一句：「对不起。」

夏挽天真无邪微笑着，朝我摇摇皴裂的小手，轻轻道：「姐姐，别怕。」

是的，我不能怕，我还要在丹蚩来之前，得到宸冬的信任。

宸冬一直在忙于审问那些山匪，他们之所以能发动如此迅猛有效的攻击并差点成功，是因为他们对北军的布防和营地的地形了如指掌，也就是说北军当中，有奸细。

这对于任何一个主帅来说都是极大地威胁，宸冬必须在北王丹蚩驾临之前把那个叛徒找出来，可是什么办法都用了，威逼、

利诱、重刑.....整个营地上方都萦绕着挥之不去的惨叫，那个叫郑龙的壮汉被用了重刑，却仍然始终什么都不肯说，中气十足的谩骂：「我日你北乾狗的姥姥！」

宸冬回来，我刚把茶盏送到他手里，就听见啪的一声，茶盏被他捏碎了。

我惊愕的看着他，他坐在那里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仿佛浑然感觉不到热水，似乎在克制着什么，浑身在微微颤抖，眼睛里闪烁着两团火焰。

「给我读书。」他咬牙切齿的命令道。

「是」

这几日他睡不着，找来了许多书让我读给他听，我特地避开了那些兵戈铁马的故事，轻声念诵起来：「.....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.....」

轰的一声，他一脚踹翻了炭盆，捂着头倒在地上。

「将军！」

我赶紧放下书去扶他，他浑身痉挛，抬起头看着我，那眼睛竟然是充血赤红的。

我骤然想起了副官对我说的话：「.....将军有一回半夜无缘无故的杀了十几个人.....」

我原以为是他性情暴虐，但这几日相处却觉得并不是，那应该就是，发病.....

他猛然推开我，踉跄着去拿他的刀，刷的一声，长刀出鞘，跳跃的烛火下，面若修罗。

啪

他一刀劈碎了桌子，桌上的瓶瓶罐罐碎了个干净，又一刀下去，高悬的牛皮地图豁然出现了裂口，轰然掉落地上，然后他回过头，看到了我。

他朝我走过来，高大的影子慢慢覆盖住我，我一边往后退，一边语无伦次的哀求：「将军，不要.....」

他双目赤红，一刀砍下去！

我紧紧闭着眼睛，想象中的剧痛却没有袭来，我睁开眼睛，惊愕的看着他拿着刀，颤抖着看着我，然后一刀下去，砍伤了自己的左臂，随后一把把刀扔远了。

他的左臂血流如注，却似乎因此恢复了一些清明，低吼道：「滚！」

我连滚带爬逃走，刚逃到门口，却听见了一声压抑至极的呻吟，

他撕咬着自己的伤口，想要保持清醒，却仍然痛的用头一下一下的撞着床柱。

我颤抖的看着他，然后一咬牙，拿起了刀。

扔到了营帐外面。

我回头朝他奔去，紧紧的抱着他，哭着说：「将军，你别伤了自己，要是疼，你就咬我吧。」

他浑身都是汗，痉挛似的发着抖，头在我肩颈摩擦，如猛兽的鼻息，然后，他一口咬在了我的肩膀上。

太疼了，疼得我骨头都要碎了，温热的血几乎立刻就奔涌而出，我连喊疼都没有了力气，半晌才艰难的抬起手，一下一下抚他的后背：「将军，不疼了，不疼了。」

在我很小的时候闹脾气，知秋就是这样哄着我的。

他的力道一点都没有松，只是喉咙里传来一声含糊的呜咽，我听了很久才能听清，他在唤：小溪。

我紧紧的抱着他，一字一顿的说：「将军，小溪陪你疼。」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松了口，抱着我躺在床上，大口喘着气，床上地上都是血迹，有他的，也有我的。

他终于缓过神来，粗鲁的扯开我的衣服，看到了那个深可见骨的牙印，皱起眉，道：「你差点死了知道吗？」

我抬起头，说：「我愿意的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我.....我恋慕将军。」

烛火熄灭了，只有一轮月光，无遮无拦的映照着我们，良久，他避开我的眼睛，嘟囔了一句：「南胥女人.....」

第二日，他破天荒的没有去牢房，让人收拾了营帐，坐在桌前看军报，一个南胥老大夫被带过来，哆哆嗦嗦的给我看病。

「这个姑娘奔波劳碌，身体底子弱.....」老大夫哆哆嗦嗦的说，副官咳了一声，老大夫连忙改口：「伤不打紧的，上了药，喝几服药就好了，倒是身体，我开个方子，好好调养。」

宸冬嗯了一声，又道：「让他也去给俘虏营那几个人看看吧，东西还没问出来，别让人死了。」

「是」

副官带着大夫走了出去，过了一会，又回来报告：「那个大夫说，除了郑龙之外，那群人死期也就在这一两天，关键是一心求死，什么药都没用。」

宸冬深吸了口气，似乎强忍着怒气，道：「死之前让他们把幕后指使给我吐出来！」

我正在煮茶，闻言手一颤。

副官走后，他烦躁的把所有的东西一丢，仰躺在椅子上，道：「南胥朝廷都没了，你说人还在负隅顽抗些什么？」

他像是在对我说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

我把茶放在案头，轻声道：「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。」

「在南胥尚存的时候，他们耕者有其田，算得上安居乐业，而北乾人来了，掠夺他们的财产，杀死他们的亲族，并且在可以望见的未来里，他们会被北乾人奴役、鞭挞、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，在这样剧烈的绝望之中，他们是不会投降的，只有越来越激烈的反抗，所以，若想他们投降，将军不如给他们一点希望试试看。」

他侧头凝视着我，半晌，道：「以后你生了孩子，也要教他读书。」

我有些呆，不知道说些什么，他把我揽在怀里，似乎在想什么，半晌，又说：「以后我把书都抢来，给我们的孩子。」

第二日，大夫又来给我诊脉，这次宸冬不在，大夫面上明显放松了不少，我趁机和他搭话：「您是林南人？能被请到这里.....该是位名医吧？」

「不，不，惭愧惭愧。」他惶恐的道，嘴角下坠着，委屈的就像随时要哭出来，他惭愧的并不是我这句奉承，而是南胥死了五十万人，而他，在为杀人者看病。

我轻声宽慰道：「我是都城人，这乱世之中，命若琴弦，都是身不由己。」

他本在写方子，手一抖，便滴了一滴墨。

他许久没有说话，写完递给我的时候，他想勉强露出一个笑来，却抖着笑不出来：「您.....一看就是父兄娇养出来的小女儿，我们家也有个小女儿，我这把老骨头碾成了灰，也不忍让孩子没了活路，您这样.....很好，活着就很好。」

最后一句话，大概是想起了家里的小女儿若是也落得这个境地，他该怎么办，竟带了些哭腔。

我叹了口气，道：「我送送您吧。」

「使不得使不得，我还要去牢里给那些人送药，那种地方.....」

「我帮您拿，他们手笨，别弄洒了。」

大概也是知道这些人快死了，守卫并不森严，瞧见我来也只是象征性的说了句：「溪姑娘你来这儿做什么？送药？以后这事儿让小的们跑就行了」

那里只是个简单的地窖，十几个人被锁链缠着，满脸脏污，除了那个叫郑龙的壮汉尚有精神，其他人都躺在地上，萎靡不振。

大夫抖着递给他们药，然而不是被无视了，就是被反手打翻了，大夫哭丧着脸，手足无措。

而我在人群寻觅着，一个角落里趴着一个瘦弱的男人，破衣褴褛，苍蝇落在他身上，如果不是胸口微微起伏，和一具死尸也没有什么区别。

突然，他翻了个身，断断续续的唱起来：「.....身既死兮神以灵，魂魄毅兮为鬼雄.....」

有些人麻木的看着他，也有些人跟着哼了起来。

和我想的一样，如此境遇，宁死不降，尚咏国殇的人.....不是普通人。

我跪下来，把药递给他，轻声说：「大人，请喝药。」

他看都没看我一眼，继续断断续续的哼着歌。

我强忍住眼泪，又小声道：「大人不是最看不上『无事袖手谈心性，临危一死报君王』之人吗？如今怎么就.....一心求死呢？」

他皱起眉，然后强撑着抬起头，颤巍巍的看了我一眼，烛火下，是干净整洁的我，和形容枯槁的他。

他几乎一下子跳了起来，又因为铁链的桎梏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他狼狈的擦着脸上的灰，妄图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一点，然后重重的叩首，直到额上有血痕：「臣，林北安抚使贺兰知言，叩见公主。」

那是几代清流、诗书世家所镌刻在骨子里教养，贺兰世家的长子，知秋哥哥，贺兰知言。

小的时候我曾见过他，他是祖父钦点的状元，宫宴上所有人都喝的薄醉，在哥哥的带领下纵情狂欢，唯有年龄最小的他独自坐着，脊背挺直。我扯扯他的衣襟，问，你怎么不跟着玩呢？

即使对我这么一个小孩，他也严肃道：君子当修身立德，不可殿前失仪，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然后说，那把你的杯子给我吧，我喜欢摔碎了听响儿。

所谓纨绔，荒唐一梦。

士兵听不明白南胥话，嘀咕道：「这人是彻底疯了。」大夫也在我一旁说：「别怕，可能是临死前的谵妄症。」

我不怕，我怎么会怕，贺兰大人，是我该向你叩首才对啊，替我所有的先祖感谢你，为一个一败涂地的王朝，守着最后的气节。

但我什么都不能说，我只伸出手，把药递给他：「大人你糊涂了，喝药吧。」

他终于反应过来，嘴唇在颤抖，状似疯癫急道：「姑娘是都城人，原来都城里有一户人家.....有一朵养得很好的兰花，之后被送给了一位贵人，不知今日，还开着吗？」

我的泪水终于含在眼眶里：「大人糊涂了，此时寒冬，兰花早就谢了。」

他呆了呆，又道：「那，那兰花不开了吗？再也不开了吗？」

「花种还在，春暖花开之际，也会有重开的一天。」

他黯淡无神的眼睛顿时发出光彩，他翕动着嘴唇，像是有千言万语想问，却说不出口，只得急切的大口大口的喝着手中的药，生怕自己晚了一点，就活不下去了。

周遭的囚徒大概有他的旧部，能听得懂的也急切的向大夫挥手：

「大夫，汤药还有吗？」「大夫！救救我！」

大夫一时手忙脚乱，在一片混乱之中，我对他行了一礼，轻声说：「大人，保重。」

他也朝我行了一礼，然后癫狂的哈哈大笑起来，旁边那个叫郑龙的壮汉目瞪口呆的看着我们，道：「小白脸子，你好好的怎么疯了？昨天还不是说要殉国吗？咋？不殉了？」

贺兰知言是真的笑起来，他指着他，含泪的狂笑着：「不死了！老子这一条贱命，偏要看花开满城才肯死！」

北乾士兵听不懂南胥话，大声呵斥起来，一片喧闹声中，我随着大夫走出了囚牢，大夫瞧着我嗫嚅着什么，却没有说出口。

「我五岁学剑，虽然不能与这北乾兵抗衡，但我可以杀你，论理，我也应该杀你。」

我仰头看着浓墨重彩的夕阳，大夫在我身边抖了起来，我轻声说：「但我不会杀你，如今百姓流离失所，是南胥朝廷没有庇护好他的子民，我不能再错，让你女儿没了父亲。今日之事，不要猜测，好好为他们治病，在北人面前一切如常，可好？」

「不猜，不猜。」大夫激动地说：「你，您放心，我，我是南胥人！我自当保护南胥的勇士，您放心！」

送走了大夫，我站在门口回望，橘红色的晚霞渐渐沉入宝蓝色的夜色之中，营地的尽头，那是格鲁的营帐，夏挽站在那里望

着我，夕阳给他小小的身影，镀上了一层华光。

他只有六岁。

可他是所有人的希望。

希望，是比这世间所有的一切都要强大的力量。

那之后，我每一日都去夏挽那里，有一日，我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宸冬正坐在营帐里看书，头也没抬问我：「这么晚？」

「天冷了，给我弟弟和葛老儿送些兽炭过去。」

我把手中的布包放好，过去为他斟茶。

他漫不经心的翻了一页，道：「你最近好像很喜欢去格鲁那里。」

我的手顿了一下，道：「将军，我弟弟才六岁。」

他抬起头，看着我道：「紧张什么？」

「我没有紧张。」

「你有。」

他站起来，直视着我：「是什么？毒棘草吗？」

炭火让空气微微扭曲着，我也看着他，握紧了拳头，道：「我听不懂将军在说什么。」

「我听卫兵说，你之前去了囚牢。」

「对，大夫熬好了药，我帮他端过去。」

「军营人死光了，需要我的女人去端药？」

他一把攥住我的手，烛火下，那上面布满了细密的血痕。

「格鲁用毒来送走亡灵，去过囚牢之后你每天都去格鲁那里，还和你弟弟去后山采摘草药，怎么？贺兰大人下了指令让你下毒吗？」

我难以置信的看着他，营帐里只能听见炭火燃烧的声音。

「你说你去送兽炭，那拿回来了什么？」他扯起我腰间的布包，那里沉甸甸的，他厉声道：「主帅营帐里什么没有，需要你从格鲁的那里拿？」

「我若.....」我颤抖的开口：「我若有半分谋害将军的心思，必五马分尸而死，死后曝尸荒野，魂堕阿鼻地狱，永世难宁。」

布包被他打开。

是一包野菊花，还没来得及晒干。

「我送那位大夫，是想和他多说几句，问问夜晚难眠可有办法.....他说野菊花做枕头可助人安眠，我便想去后山采一些，天太冷了，没有找到多少.....」我哽咽着看着他：「但将军仍然不会信，对不对？」

我扯开衣带，一件一件的把衣服脱下来：「营帐里一览无余，将军想必也搜过，那，我身上也就这么些东西，您看看，哪里可藏着毒！」

他的眼神落在我赤裸的肩膀上，那里尚有他失去理智的时候所咬的齿痕。他移开目光，声音仍然严厉：「你把衣服穿上。」

天气寒凉，我的嘴唇很快冻成了乌檀色，颤抖道：「将军既然疑我，不如把我杀了，何必放在身边呢？何必对我那么好呢？我已经把将军.....当成了夫婿，将军一定觉得可笑吧.....」

他背对着我，一言不发。

这时候，营帐门口传来通报的声音：「将军.....」

「滚！」他厉喝，猛地转头把大氅披在我身上，我在他怀里泣不成声。

门口的小兵被吓到，应了一声慌不择路的走了。

他抱着我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：「我不会哄女人。」

「我是疑你，你和别的女人不一样，他们抢掠过大家闺秀，但你不一样。」他手臂收紧了，道：「我没有对女人着迷过。」

我抽泣着抬头看他，他却没有再说下去，只是道：「我要去巡营了，你先睡吧。」

「你别走！」我抱住他的腰，身上披的大氅因为这个动作掉落了下来。

小时候懵懂的看到哥哥的那些小美人邀宠的手段，变成了模糊而绮丽的画面，我想说一些撩人的话，看着他冰冷的眼睛，却一句也说不出口，只能颤抖着重复：「我恋慕将军.....我一直，一直恋慕将军。」

他看了我一会儿，还是把我的手掰开，站起身来。

我一时心下绝望，不知道还能怎么做，却看见他当着我的面，解开铠甲。

我呆呆的看着他，他的身躯矫健而修长，铠甲落在地上，而他低下头，粗鲁的吻上我的嘴唇。

我条件反射的想挣扎，而今日在后山，夏挽对我说的话却在脑海中响起：「今晚，千万不要让宸冬去巡营」。

宸冬其实猜的没错，从囚牢出来之后，我和夏挽频繁的去后山采摘草药，的确用心不良——我们避开人群，商量着带贺兰知言一行人逃走。

「宸冬对南胥主张是招降，才会一直留有余地，等丹蚩来了，贺兰大人他们必死无疑，我们必须早做打算。」

「今晚寅时，来格鲁营帐，我们逃」

「守卫戒备那么森严，就凭我们怎么逃？」

这时候守卫的士兵朝这边走过来，夏挽一边天真的笑着，与他挥手，一边迅速对我说：「我自有安排，总之，姑姑，今晚千万不要让他去巡营。」

我闭上了眼睛，任由他把我抱在了床上。

大氅掉落在一边，太过激越的吻让我眼神涣散，宸冬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仍然很严肃，但是呼吸有些急，他的手从我的肚兜探进去，生硬的问：「如果南国没有被占领，你这样的女人，会跟着我吗？」

哈？

亡国之前，哥哥在为我挑选夫婿，像他说的一样，天下最好的儿郎，从世家子弟到新科状元。甚至他说，只要我喜欢，可以招许多驸马上门.....

可唯独不可能是北乾人。

「那样的话，我和将军不可能相识。」我努力微笑着说说。

「不，我一定会来南国，因为最聪明的工艺、最好用的东西、最漂亮的女人，都在南国。」他的胡茬蹭的我生疼，眼神却有一种类似温柔的东西：「无论我以什么身份来南国，我都会把你抢回去。」

剧烈的疼痛瞬间贯穿了我。

他是一个极度自律的人，我跟着他这么久，他每日晨起、练武、操练、巡营从未迟过分毫，这是第一次.....他没有去巡营。

疼得就像整个人被撕扯成了两半，灵魂都在颤栗，我拼命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声音，他掰住我的下巴吻下去，几近疯狂的意乱情迷中，我听见他低低的说：「你是我的了，小溪。」

.....我是你的了。

那一瞬间，不可思议的温暖充斥在我四肢百骸，差一点，只差一点，我就抬起手紧紧抱住他了。

可是一些画面纷至沓来，我长大的那座恢宏的宫殿，哥哥坐在龙椅上颓然的身影，苍凉落日之中的血色都城.....那座看不见、却从未消失过的冠冕压的我头痛欲裂。

我是南国公主羲河。

我不属于任何人。

我翻身压在他身上，这个动作让疼痛更甚。我说：「将军，你也是我的了」

在他惊讶的表情中，我忍着颤栗，努力装作很有经验的样子，歪着头问：「我是你的第几个？」

他看着我，一向冷肃的脸居然笑了：「你问的是南国女人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第一个。」

「那算上北乾女人呢？」

他笑的特别好看，抬起手捏捏我的脸，翻身再次把我压在身下。

「算上北乾的.....也是第一个。」

最后，我连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，宸冬终于放开了我，迷糊中，他背对着把衣服穿上了。

「将军要去哪.....」

「巡营。」

「他们不是巡过了吗？」

「我感觉不太好，要亲自巡一遍。」他扯了一块兽皮盖在我身上：「睡吧。」

掀开营帐带进来的冷风让我昏沉的大脑一下子清醒过来，他没有在往日的时间去巡营，可是偏偏寅时快到了的时候出去，会怎么样我心里也没底，只得穿好衣服，惶惶然的走了出去。

夜色沉沉，士兵也有倦意，瞧着有几分神色微妙：「溪姑娘，天寒地冻的，就别出去了。」

营帐并不隔音，刚才动静他们怕是都听加了，我涨红了脸，低下头嗫嚅道：「将军穿的少，我给他送件衣服。」

我跌跌撞撞的往河边走去，因为太过紧张，竟然不觉得困也不觉得冷，影影绰绰的，河边似乎有个人影，我刚要走过去，就听见身后一声大喊：「不好！起火了。」

营帐的南面，一道火光冲天而起，风助火势，迅速蔓延，吞噬了几个营帐，北乾士兵大多尚在梦里，一时哀嚎声一片，而另一些人闹哄哄的开始救火，宸冬笔直的站在营地中央，死死的盯住烈烈燃烧的大火，旁边的人吼着劝他，他却突然转身朝囚牢的方向走去，还没等走到，守卫兵就慌乱的跑出来嘶吼道：

「俘虏跑了！全跑了！」

与此同时，被火光映亮的暗河之中，一艘满载着人的船借着风势，如急箭一样疾驰而逃，宸冬咬着牙，翻身上马道：「兵分两队！骑兵跟着我追！其余人留下救火！」

白日里还军纪严明的军队顿时乱做了一团，有人从火海中扛出伤兵，有人用水扑火，有人趁机逃窜，我慌忙朝格鲁营帐跑去，夏挽站在门口，提着一盏灯，朝我挥手：「姑姑，这里。」

格鲁的帐子在营帐的最边缘处，紧挨着后山，平日里总是停着将死之人，因而除了葛老儿和夏挽没有什么人会来这里，此时，葛老儿似乎被下了什么药，躺在榻上昏睡不醒，而本来放着尸体地方，却坐着囚牢里的俘虏们！

「他们，他们不是坐船逃了吗？」

「调虎离山罢了。」夏挽一边从营帐门缝里观察着外面，一边轻声说：「那艘船上尸体，宸冬早晚会发现，我们趁他回来之前，从后山走，山下就会有人接应了。」

我来不及细想为什么会有人接应，只问：「那现在在等什么。」

「等烟」夏挽目不转睛的注视着火情，道：「烟雾彻底笼罩了这边我们就走！如果宸冬最后没有出来巡营的话不必这么麻烦，我有把握让火情更大，剩下的兵力完全不足为惧，但是现在.....」

北乾士兵的惨烈的哀嚎声中，我呆呆的看着他，仿佛从来没有认识过他。

浓烟笼罩了附近的营帐，夏挽做了一个「走」的手势，俘虏们互相搀扶着，准备离开营帐，他们和夏挽相处的时间大概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一个时辰，可是一个六岁的孩子，已然成为了这一群人主心骨。

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伙士兵来到附近，他们大概没有发现什么，只是检查这附近的火情。

这时候出去，很容易被他们发现，可是，如果等一会烟散了，就再也走不了了。

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夏挽第一次咬紧了嘴唇。

「我去引开他们，你们先走。」我说。

「姑姑！」夏挽猛然拉住我，我却没有看他，而是扑通一声朝俘虏们跪了下来。

「公主.....」众人慌忙也跪了下。

「诸位都是南胥忠臣良将，羲河无用，只能在此谢过诸位大人，你们才是南胥真正不屈的脊梁。」我的头重重的磕在地

上。

然后我的目光转向贺兰知言，他面色憔悴，颤抖着跪在地上。

「今后，南胥的太子，知秋的骨血，全赖大人抚育！」我再次磕头。

「臣必不辱公主所托！只要臣等一息尚存，必保太子周全！」他在我对面重重的磕头，额头上鲜血淋漓。

「姑姑！你不要.....」夏挽拉着我的手，我站起身伸手去掰，可他一直拽着不肯松手，我用另一只手干脆的给了他一巴掌。

我含泪看着他，道：「夏挽，成大事者最忌儿女情长，跟着你舅舅走，然后活下去，记住这片土地上都发生过什么！」

随后，我转身掀开营帐，喊：「军爷，救救我！」

「溪姑娘？」

我被那些士兵带往了安全地带，最后只来得及回头仓皇看了一眼，浓烟滚滚，仿若命运办般莫测。

天亮的时候，火情终于得以平息，我坐在林地之中，木然的瞧着眼前来来往往。

宸冬会发现的，船上格鲁营帐里的死人，而南胥的俘虏集体叛逃，最有可能在背后谋划这一切的，就是身为南胥人的我。

宸冬终于带着人回来了，我远远的看着他，他脸色非常难看，带着几个人在废墟之中穿梭，一边搜寻一边呵斥着属下们，猝不及防的，他隔着满目疮痍，看到了坐在那里的我，四目相对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他好像是在找我。

很多年后，我仍然记得那个画面，他怒气冲冲的朝我走过来，即将喷薄而出的朝阳在他身后，金色的阳光给他高大的身影镶上了一层金边，他的眉目是北乾人特有的深邃，说不出的硬朗和英俊，只是眉头永远都皱着，他就这么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，就像天神身披霞光。

他扬起手，我以为他要打我，却没有想到他只是抓着我的肩膀，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我一遍：「没受伤？」

他皱着眉把衣服罩在我身上，然后打横把我抱了起来，幸存的士兵三三两两的站在营地之中，神色复杂的看着我们，和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一个老兵极力克制着，还是开口道：「将军.....回来的路上我跟您说了，她是南胥人，她有嫌疑.....」

「我也说过了，她是我的女人，疑她就是疑我！」他抱着我，如同一只和鬣狗对峙的雄狮，扫视着众人：「同样的话，让我说第三遍的时候就得见血了！」

宸冬这支队伍损失了三成的兵力，和大部分的物资，于是他们决定行军北入枰城和北王汇合。

这一路上，我能感觉到北乾士兵对我的敌意，这支军队是北乾的精锐部队，由两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一路追随宸冬打天下的嫡系部队，而另一部分则隶属于北王丹蚩，为了攻打林南林北

暂时收编在宸冬麾下，这些人忠诚于北王，并且极度推崇丹蚩「屠尽天下南人」的政策，在他们眼中，造成这次损失的直接原因就是宸冬没有及时杀死俘虏造成祸患，还有，在调查北营奸细的时候，就有人提出直接杀死一切有嫌疑对象，也被宸冬否决了。如今有了损失，他们认为这因为宸冬的「仁弱」造成的，军营之中的气氛一时非常微妙。

宸冬把我带在身边，几乎寸步不离，那天晚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我曾想开口说些什么，他却冷冷的说：「什么都别说，任何人问你，都不要说，包括我。」。

枞城到了。

它隶属林南，是个重要的交通枢纽，在战乱之前，曾经无比的繁华和富裕，而如今只剩下被烧过的断壁残垣，宸冬带领众人进入唯一一座完好的大宅之中，院子里有北乾兵把守着，曾经雕栏玉砌的景致，却晾晒着血腥十足的兽皮，有几头獒犬在那里，两只前爪抱着不知是什么的白骨在啃，眼睛黑森森的。

看见北王丹蚩的时候，我有一瞬间甚至没有反应过来。在我记忆里，他尚是阴鸷邪恶的男子，可是也不过是六七年的光景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头发稀疏，松垮而肥肿的老人，一个南胥女人坐在他腿上，娇滴滴的用嘴喂他喝酒。

「参见大王。」宸冬带着众人行礼。

丹蚩醉醺醺的看了看他，随即把怀里女人踢到地上去，起身走过去：「是我的小马驹回来了，来，让我看看.....唔，瘦了。」

宸冬皱了皱眉，道：「大王，白日里不要喝那么多酒，对身体不好。」

「南胥的酒也算酒吗？甜水一样，我儿子就是不会享受。」

宸冬没有再说话，丹蚩又重新坐回去，漫不经心的说：「听说我儿最近，放走了几个俘虏？」

「是臣无能，中了南胥人的奸计。」

丹蚩没有说话，屋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